

# 教育中，“有用”并非唯一的评价标准

■虞晓贞

从教20多年，每当学校的课程有变动甚至连课时数有变化，都会遇到家长来质询——“这样会不会影响考试成绩？”“为什么我们的主课比其他学校少？”甚至到现在，每当接待家长或外地同行时，必然会被问到——“高中三年维持各种与考试无关的选课，学生的学业会受到影响吗？”“学期中，让学生行走外地城市，不影响教学吗？”“你们学校管得松还是严？是不是快乐教育？”……

归结起来，所有的问题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升学。

如果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考试，那么，中学所有的课程都必须以考试成绩为指向，任何与考试无关的课程可说都是浪费时间。时至今日，关于中学育人方式改革的政策和规定不断出台，教育早就应该回归其终极目标——培养人、完善人，而学习经历本身就是财富。

对于家长来说，需要认识到的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经受的学业的艰苦、为了平衡学业和社会实践的时间控制、在众多的选择中为了寻求最适合自己的而不断增加的对自我的认识、遭遇挫折后在宽容的环境中的再出发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财富，而且学习过程中的经历越丰富，收获越多。更重要的是，实践证明，给予学生更丰富的学习经历，与升学的目标并不相悖。

## 教育的智慧在于给学生迎接未来所需的素养

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了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

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指导意见提出，要通过构建全面培养体系、优化课程实施、创新教学组织管理、加强学生发展指导等多个途径。

具体到学校，就是建设符合学生全面发展需求的课程，并最终形成学生“一人一课表”和“一生一导师”的课程特色。为学生提供能广泛参与的课程，并且具有高度可选择性和有深度体验的课程。理想状态下的全员走班教学形式，会完全打破传统班级的结构，只有课程的排课名称。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首先，需要学校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能达成共识。

事实上，时至今日，学校在实施过程中，遭遇的压力依然存在。

其一，很多家长和学生会用以往“快班”“慢班”或“好班”“差班”的思维解读全走班下的课程班级类别，比较抵触他们认为水平和能力较弱的班级；其二，普通高中所有学生的升学目标一致，个体能力却有差异，面对同一个年级的学生教学进度和难度出现差异时，部分家长和学生会猜想自己是不是学少了，从而感到焦虑，甚至影响信心；其三，每逢期中期末考试，不同的课程班级平均分方差较大，任教老师的心里难免忐忑；其四，每当一个学期或学年结束，学生的学习水平有所变化的时候，他们就需要考虑是否重新选择课程班，这样的变动对学生的判断能力是一种考验。

同时，这样的课程体系设置对于一所学校的师资和管理都提出了高要求。首先从工作量上来看，教师要根据同一个年级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备课。从质量上来说，这对于老师的授课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老师需要根据同一个年级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备课。同时，如果不具备高水平师资，很难想象能够带领学生高水平学习。

如果方向正确，达到目标的唯一路



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号角早已吹响，落实到学校就是建设符合学生全面发展需求的课程，最终形成“一个人一课表”、“一生一导师”的走班制，但时至今日，这一做法要实施却并不容易，甚至遭到不少家长的质疑，其中折射的是家长对于孩子自主选择的不够信任，对于高中课程和教学变化的担忧，而这些担忧直指升学。

对于家长来说，需要认识到的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经历的学业的艰苦、为了平衡学业和社会实践的时间控制、在众多的选择中为了寻求最适合自己的而不断增加的对自我的认识、遭遇挫折后在宽容的环境中的再出发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财富，而且学习经历越丰富，收获则越多。实践证明，给予学生更丰富的学习经历，与升学的目标并不相悖。

径就是坚持走下去。真正要实施走班制，需要把因材施教落实在课堂、作业、答疑每个日常教学环节，让学生感受到不同课程班级学习对自身学习水平的提高。历届学生在传承中，越来越理解和接受这样的教学组织，在学习实践中明白“适合”“选择”“决定”“负责”这些词语的现实意义，培养了为选择负责的态度。

## 那些课程“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很多时候家长的焦虑在于升学，尤其进入高中后，三年时间其实非常有限，家长对于课程的需求也是以升学为导向。但实际上，不论是从事综合素质培养来看，还是从升学来看，很多时候教育的有效性并不体现在具体哪一

门功课上。仅以浦东复旦附中分校为例，从学校课程图谱可以看出，一些看似无用的选修课大约占每学期总课时的15%—20%，有些是每周固定课时，有些是在学期教学过程中集中3—7天开展。三年来，每届学生都会藉由此类课程完成200多个课时的选修学习经历。

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程教育资源，让他们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参与各种活动。这不是浪费时间，这可以让学生通过各类共同的经历，在共性、共识中逐步确立自我，培育个性。

因为，每个家庭不同，给予学生的家庭教育资源也不同，而学校教育是有每个人的社会性和平等性的保障。一样的学习环境，一样的教育内容，一致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我们这样的住宿制学校，还有一样的生活规则。可以缩小不同家庭给学生带来影响的差距。

有人会问，这么多课程，学生都喜欢吗？

同样，如果学生来上学的目标只有考试，那他们在培训机构的收获也许更明确，但学生来到校园理应有更多收获、更多选择。同时，赋予学生选择的机会和能力与课程的内容同样重要。

国家课程也通过学科分层教学，给学生选择的机会，校本课程赋予学生近百门课程的选择权。这不是人为地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也不是“一分定终身”，更不是好班或差班的替代，而是让学生在每个学科学习中都有更适合自己的学习能力的选择。每学期结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表现，征询任课教师的建议，调整教学班级。

教育要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不能拔苗助长。学生发展同样如此，给学生的个体发展留有空间，他们才会长得更好，社会发展也才可能出现多样性。

更何况，给学生选择不仅仅在于让他们发现自己的兴趣，同样在于让他们发现他们不喜欢什么或者不适合什么。曾经就有学生通过高一的选修课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学土木，而原本那是他的志向。也有同学通过选修课发现了自己未来不会选择学化学，而是在报考大学时选择了中文系。

“选择”不是为了确定一个标准答案，也是为了给学生“试错”的机会，帮助他们形成对自己的判断。这也是教育过程中赋予学生选择权的价值所在。

## 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学校要为学生提供必需的陪伴

高中阶段是一个人的的人生观和价值

# 为何有些父母不能让孩子感受到“被爱”

■张麒

明明父母对孩子倾尽所有，但是孩子却感受不到爱。甚至疫情让孩子和父母的物理距离拉近了，孩子和父母的心却愈发远了。华东师范大学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与培训中心主任、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张麒在日常的工作中接触到太多这样的父母和孩子。其实并非孩子不知感恩，而是家长表达爱的方式出了问题。如何正确地爱孩子，正确地表达爱，对于所有家长来说，是一门必修课。日前张麒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根据他在日常心理咨询和研究工作中的案例为所有的父母总结了究竟该如何爱孩子——

不论是在我日常的咨询中还是平常教学中和家长打交道时，总有家长跳出孩子，替他们发言，家长们最常说的话是“我这么努力还不是为了你，如果不努力，你上哪儿去获得这么好的生活。”“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你还不领情？”

毋庸置疑，几乎所有的父母都爱孩子，甚至可说是爱到极致，但是为何孩子却感受不到这种爱？为何在孩子心中，这种爱变了质？

## 你是爱孩子，还是爱他的学习能力和他的成绩带给你的“荣光”？

事实上，在孩子眼里，爱可以分为两种：爱这个孩子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爱孩子这个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过分看重孩子的外在表现，忽略了你是我的孩子，爸爸妈妈永远爱你这种感觉，慢慢就会陷入各种爱的误区。孩子确实可以感受到父母爱的只是他的外在表现，而不是作为个体的“我”。比如幼年时，父母喜爱能唱歌、能说英语、能背唐诗的孩子。随着孩子长大，他就会暗示自己，只有在学业中取得成就，考上好大学才会被爱。

这种现象在家庭教育中其实很常见。因为在父母眼中，一个人拥有这些别人看得到的外在标志，才能被称作成功，所以他们希望孩子也能拥有这些。父母往往更加重视培养孩子在“功能”层面的发展，而忽略孩子作为一个人的感受。

孩子的心灵世界远比家长想象中复杂。很多孩子努力学习、积极参加比赛只是想得到一个荣誉，因为这样可以换来父母的认可。也有些孩子的父母忙于工作，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简单地觉得孩子成绩不好没关系，但是别惹事。甚至发展出来，每逢学校向父母告状，孩子就会受到父母的责骂，甚至体罚。在一些情况下，而这种责骂和体罚被孩子认为，可以得到跟父母更多接触的机会。所以，孩子会发展出两种不同的生存策略，一类专门调皮捣蛋，还

有一类是对自我要求很高，但他们同样处于高度焦虑状态。

## 你是爱孩子，还是以爱孩子之名在爱自己？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博士毕业的高学历母亲，她对孩子的要求极为严苛。幼儿园时，孩子就已经通晓很多科学常识。孩子上小学后，无论考了80分、90分、还是95分，她总是不满意，批评孩子是家常便饭。孩子被骂哭，她也不改“虎妈”本色：“你还有脸哭，做错了，自己还不检讨！”待孩子到了青春期，母子关系就降至冰点，孩子常常锁上房门拒绝与其沟通，甚至出现了暴力倾向。

这种现象在当今家庭中并不少见。很多家长的目光从不聚焦孩子学会了什么，而始终关注孩子不会什么。“别人家的孩子”成为笼罩在孩子头顶的一块乌云。

这种爱，算不算无私的爱呢？追根究底，一些“虎爸”“虎妈”不过是打着爱孩子的名义在爱自己。或许他们在童年时期就经常被父母拿来横向比较。在比较中长大，这批父母容易形成一种意识：我输给了别人，我的孩子不能输给别人；我从小到大都很优秀，那么我的孩子必须优秀，始终保持第一。

对这样的孩子而言，他们就像父母的“打工者”。成绩变成了一种绩效，一旦考差了，就会有被父母“开除”的可能。孩子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容易缺乏安全感，长此以往还会出现心理问题。

初中以前孩子对父母和班主任的依赖性非常强。所以这个时候父母的影响会左右孩子的行为，但是初中以后孩子非常看重同伴关系以及同伴对他的评价。这时如果父母还拿孩子跟同伴比较，会给孩子产生很大的伤害。

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博士“虎妈”，很多家长还以爱的名义过多干涉孩子的生活，打着为孩子好的名义，为他报了各类不喜欢的补习班、兴趣班，还有家长喜欢看孩子的日记和手机，这种超越了边界的爱，我习惯将其称之为“侵略性的爱”。孩子幼年时期，迫于父母

的权威，长期做着叫苦连天的事情，亲子之间关系就已经开始有了龃龉。等到孩子青春便很有可能叛逆，倒过来管自己的父母，甚至在言语行动上相逼。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

当然，失去边界的爱不只是“侵略性的爱”，还包括过度宠溺。如果父母完全服从于孩子的意志，失去自己作为成人的示范，那么父母便走入了另一种爱的误区。

## 如何让孩子真正感到被爱

“被爱”是个很大的话题，同样，做好一名家长也是一门学问。虽然成为父母无需经过任何“考试”，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父母就不需要提高自我。一辈子做父母，一辈子要学做父母。

家长爱孩子也需要不断学习。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一言一行都会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从某种角度讲，表达爱的方式其实跟家长自己在生活中感受到的爱有关，每个人都用他希望得到爱的方式爱着自己的孩子。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从经济困难时期走过来的父母，他们在生命成长中感觉到最缺的爱就是物质，所以这一代家长会把物质看得很重要，对孩子也会用物质满足来表达所谓的爱。

在我接触的一些案例中，还有一些年轻父母，尤其是出生在计划生育时代的独生子女，成长在大家庭的温室之中，虽然身份上已经为人父母，但在心智上仍是“孩子”。他们逃避作为父母的责任，将孩子扔给爷爷奶奶，更不知道如何与孩子相处。这样的孩子又何谈得到真正的爱呢？

因此，从备孕阶段开始，新手父母应该多学习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相关的书籍。此外，还可以积极参加公益讲座、培训等。而且，家长持续学习、有事业心的形象也可以对孩子的成长起到影响。

家长爱孩子，但是要能做到不捆绑。尤其是母亲，要学会适当放手，接受孩子的成长和离开。我见过很多单亲家庭，全职妈妈把自己和孩子的命运完全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爱的绑架”。身为家长必须明白，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自身心理需求。尤其对于

观逐渐形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学校的老师给予他们的陪伴和引导，很大程度上能为他们前进指引方向。追根究底，教育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生活，真正快乐的教育应该是师生同行。

同行不仅是老师和学生在学业上同行，更在于精神上的陪伴和价值观引导。通过给每一位学生配备导师，导师的工作甚至细致到通过陪伴学生学习来提升学习兴趣从而师生共同获得成就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5—18岁的高中生，处在人生价值观建立的关键期和成人预备期，同时还是青春叛逆期。他们与外界相处时对成人有依赖，个人心理上又非常渴望摆脱成人的限制独立自处。这个阶段，他们更喜欢同龄交流，而排斥长辈说教。因此，如何获得这个年龄段学生的认同，让教育引导水到渠成，就需要老师发挥各自的教育智慧。导师们假期积极家访，在校共进午餐，研学同甘共苦，自然融入学生的成长过程，也就成了学生在校期间最佳陪伴者和引领者。

教育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生活。因此学校不是一座象牙塔，也不应该让学生在塔里一心只读圣贤书，尤其是当下基于立德树人的目标，开门办学，引入真实社会环境，让学生经历现实的磨砺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在中学教育中，有深刻体验的实践课程则更是不可或缺。无论是外地的行走还是劳动教育。在复旦附中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每周必须有半天是空出来，让学生整理整个校园的卫生，这单纯是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当学生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后，他们一是会爱惜自己所处的环境，同时也会增加对校园的认同感，毕竟这是他们付出劳动的地方。而这种种实践体验，在日后能够让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群体。

学生在离校进入大学后，很快就会面临陌生的群体的融入，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不仅生活习惯差异很大，各种价值观等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差异，而有丰富社会实践的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更容易融入一个陌生的群体。

育人从来就不是一句简单的话或者一个“松”或“严”就能够概括的。教育是为了学生终身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同时也应该是快乐的，因为它是在塑造和展望未来，而这种快乐不是没有难度、没有压力，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师生共勉，一同挑起重担，奔向未来的精神感受。教育的智慧在于给学生迎接未来需要的素养，而不是给学生活在当下想要的东西。

(作者为华东师大教育博士，浦东复旦附中分校副校长)

本版图片：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吴金娇采访整理)